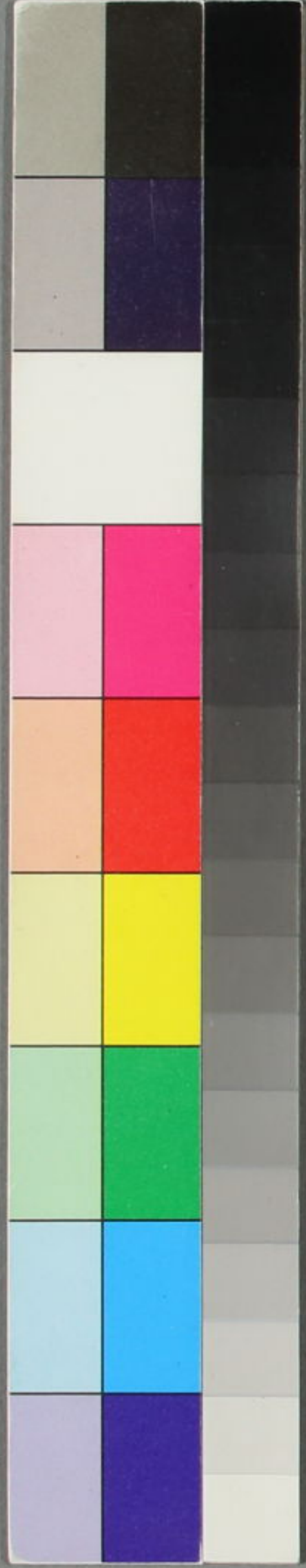


淳熙本文選

和
337
19

16
337
19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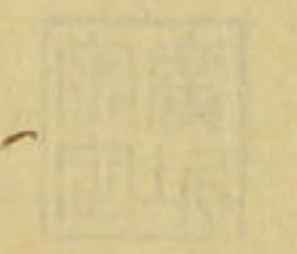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倕石門銘一首



本林郎字本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16
337
19

文選卷第五十六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介手校

廣塚
廣塚

文錢所
有鞠那

彭川
蔡壽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利
290
19

東坡
文選
卷五十六

文選卷五十六

利
卷中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

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

古字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

時發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嫕深遠也

施衿結褵虔

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

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曰敬慎威儀又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

衛女矯桓耳忘和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怵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驚伏

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而日中則具月滿則微周易

中則具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

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

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察者尚書曰惟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

克念作聖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

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

隆者墜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

畏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

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位好

直是正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實憲

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

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納于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兩弗迷毛詩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二年而治

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日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昂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

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毛詩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中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

轂五百乘范甯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

鞭駟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

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

亥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亥甲李

凌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

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經磧鹵絕大漠

說文

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溫禺以

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

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瑩曰不以釁鼓也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

于劄南兵遜逃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頭

遠去依安侯河西

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彌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

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

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於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鑠王師兮征荒

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夏

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嵴說文曰嵴立石也嵴與碣同熙帝

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

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

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

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柔弱生之徒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
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

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

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棘蒲北達褒斜

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夔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

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成北去大劍三十窮地之險極路

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

由往漢開自有晉開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

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漢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矧茲狹隘土之

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

行也赳赳難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

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

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

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

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街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

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

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藩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

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

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

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雖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慧巨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

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

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龍文

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甚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

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

陳翼百神禔是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鈞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

操焉長揚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鈞陳後

官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

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

福攸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

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

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

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

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

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

趨楊修許昌宮賦曰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

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

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霄露頂之

王才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

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兕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率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表折簡而禽廬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

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

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

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尚書曰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震澤底定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枯朽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

枯朽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將水塞野

簞食盈塗

鄭女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方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方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

尚書中候曰天

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躬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躬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

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

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而尊嚴之度不促於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凡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縊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

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

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

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

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汎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通靈之賦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

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楊雄西靈賦類帝禋宗光有神

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

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

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

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

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

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

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未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

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墻杜篤論都

賦曰同穴表揚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訾言喻巴蜀文曰交臂月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

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

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

洛之間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訾

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之訾言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

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法軍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

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

遙集乎文雅之園翔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

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

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

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

王銖婁渠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栢子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

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丘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栢

明月西極流精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黃金河庭紫貝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

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或以聽窮省寬或以布化懸法窮寬布化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

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

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

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

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引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

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

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

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彘順除之鄭

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彘猶羅也

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

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槲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槲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

曰書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表曉闕於閭闔論語曰禘謀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

闕封冠山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天紀星紀也左氏

紀而淫於亥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

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

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

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

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物覩雙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

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

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

相望徐幹七喻曰豐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創制作範匪

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爰命下臣式銘
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

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

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

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

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

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

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

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

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歛

而藏之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周易

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

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

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

連以嶺屬朱闕

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

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

疊起交綺對幌蜀都

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

籛知歸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

也委籛則藏書也

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崑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

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北月九房北

通二轍南湊五方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

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入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

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無疆集云盤石樹鬱嶺重軒穹

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貞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

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

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

也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揆景測辰謂晝

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

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

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

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謹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陸機之賦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崙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

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崙山

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引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詔布在方冊無彰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譬彼

春華同夫海棗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搗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

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

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且今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官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

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積水違方導流乖則賦曰積水

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不過一鍾道守流

不過一筐也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

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閻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該禮

變商俗 孟子夏該曰五王不游吾何以惟賢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 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

絕地維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王其政太平則河瀧海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坐朝晏

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坐朝晏

罷每日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

辟四門 來仁賢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二字是沈約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耀曰火中

所改作也 寒暑乃退鄭玄毛詩 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爰命

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爰命

日官草創新器 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

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

鄭皆火梓植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壺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

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 變律改經

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無滯咽 變律改經

一皆懲革 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 天監六年太歲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文五十六

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不謬圭

撮無乖忝累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

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踈密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

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

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高為微

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歷晦朔望皆最密也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

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

符合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符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勳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

巾机之法孔甲有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盤盂之戒莊子

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

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品尚作周太師而

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

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

銀書金字奧矣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不窮邈乎昭備集曰銘一字至尊

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

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是正權

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

世道交

喪禮術銷亡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

遽遷水火爭倒

衣裳

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擊刀舛次聚木乖方

漢書

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手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

以序聚橐鄭玄曰謂擊橐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毛詩曰維彼四

國爰究爰度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陸機

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

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

陰蟲承瀉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

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

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履薄非兢臨深罔

戰授受靡訐登降弗爽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

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

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

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表彥伯

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合昏暮卷莫莢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

尚辨天意

猶測地情

詩沘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况我

神造通幽洞靈

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

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庸早世即冥

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

聞夕没先民所思

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誄德表

之素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何贈
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旒於何以贈
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曾邦祀絕亡流裔畢萬

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嘗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矇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不明也 莫近於春秋尚書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春秋漢含蔡

曰黎民於變時雍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

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 司空魏志曰蔡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尚

考弈葉佐時 魏志曰蔡父謙為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張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四愁詩序曰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蔡父無傳其官未詳

久處機密 幽讚微言 孔叢子甚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

十人共撰仲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

援曰謀如涌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蔡善屬文舉

泉勢如轉圜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奕惟賢

時人常以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 毛詩曰閔

魏志曰蔡觀人圍碁局壞蔡為復之其者不信以把蓋

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

造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

平元年二月乃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從天子都長安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蠻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

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六十四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

盛引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

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蔡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若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都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勲則魏志曰太祖辟蔡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勲

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志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志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

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子孟子曰計及下

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周禮曰維

王建國尚書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魏志曰魏國建拜蔡侍中蔡邕獨斷入侍帷幄出擁

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掩藹漢書曰昔年夕

侯榮當世焉彌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傲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

彌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表成碑曰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悲怨彼青青泣如頽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

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凶有數存亡有象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

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

白驥悲鳴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兩

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楊肇已見

懷舊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

賦是以人服事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

商王矯矯楊侯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

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亥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

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

託旒旗爰作斯誄

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

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也

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襄而弈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丕

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猷漢德龍戰未分

左氏傳曰天而

野其血步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左氏傳曰鄢陵之戰

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左氏傳曰

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答賓戲曰振技洿塗跨騰

風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

戎洪緒克構堂基

毛詩曰纂戎祖考考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

道無競惟時

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

孝實蒸

蒸友亦怡怡

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強記

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

日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皆藏去以為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散璞發輝臨軹作令

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

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肇碑曰肇兼統大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

如傷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叅臯呂稱侔

于張

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

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

友繇此天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

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

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叅

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

雲兼資文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肇碑曰五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

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魏氏順天聖皇

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

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閭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

以虞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

經此州而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肇碑曰領東莞相荆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乃牧荆州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焉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奭言若驚得一士若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

乘讎釁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繼褰糧盡神謀

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士論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

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文五十六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毛詩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左氏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芣祁祁封

禪書曰雜摺紳先王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誨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位貶道行身

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弗慮弗圖乃

寢乃疾

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

嗚呼哀哉

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子囊佐楚遺言

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

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殯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

綖誄德策勲考終定謚

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

嗣在疚寮屬含悴

毛詩曰煢煢在疚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

昭曰露潤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退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

承諱切怛

涕淚霑襟

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譚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

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譚譚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

誤也漢書音義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

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竒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五且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

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往

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

人必有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

不幸短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奔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

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命死矣

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蹟味道研機周易曰探

蹟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遺閔曾未亂髻鄭玄周禮

齒也埤蒼如彼危根當此衝焮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德言

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

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爾

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視子猶父不

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

也三十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

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

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疾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嗷嗷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

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

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

逢不幸也鳴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

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

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

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挺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

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挺墓隧也

痛矣揚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

臨穴永訣撫

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

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

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頃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

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女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女珪告厥成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命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

光啓寡君其在于漢邁勲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引儒

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好學思引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宥

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論語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人見其

表也德行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且歷少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安能為孝乎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靖黎蒸典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泱泱彼樂

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

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

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疇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居吾語

汝眾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

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相為謀為仁由己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

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澀予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史黠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讜言忠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

奉纁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

也而有斯疾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

而貴無祿而富湛族為盛門性

頗豪侈甘食美
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求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
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班固揚雄述曰淵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
周禮小喪供柩輅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女存亡未訣

逝者不追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舊軍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哀哉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日往月來暑

退寒襲
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
毛詩曰適子之館考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
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圍岳誄之
潘安仁

又肆逆焉

傅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

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

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逐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傳韓子曰孫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穀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鞏更為

魁

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

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戶而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

漢書李左車曰樵於是乎發梁棟而

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

用之芻的以鐵鑱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

言以鐵鑱繫

木為機關既

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

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

都賦曰一卒舉礪于夫沈
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柿廢招呂楠角之

松說文曰柿削柿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實壺鑄雷瓶甌武以

偵耻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幕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將穿響作內焚穢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甌鑿也

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糴穢注曰大麥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疇咨進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苻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吏兵以櫜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櫜古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文五十七

七

壬子種刊

唐會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軻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甘茂與樗里疾

質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不善乎此全其天器昔乘丘之戰縣女賁奔父甫

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服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劔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誅公羊傳曰仇牧聞

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眾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

狄固貪憚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許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魏其武安之屬鞏更恣睢潛時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

官齊萬燹呼闕呼震駭馬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秋漢合寧子曰三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詣張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

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

流星矢如雨見上文號泣於旻天說夔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馬生爰發在險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彌亮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雎

韓傀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鑿曰人主怒如秋霜霑恩撫循寒士挾纊

擔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春蝨蠢犬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陵弱衆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天之假氣游魂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

馬生才博智瞻解朝曰雖其人之瞻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偵命以瓶壺剝結

以長漸徐爰射雉賦注曰刺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薰戶滿窟楛穴以斂廣雅曰楛極也木石價竭其稈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諱鄭曰今執事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

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

賴夫子思暮橫彌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樹甘棠不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

具備師聽五

六十五

文五十七

十一

五十一

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少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萇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

惟應鳥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

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

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琅琅堅也發憤因圈沒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嗆藥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

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定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

兵善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奇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

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

也頒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

中侯故雙龜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

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

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華誄曰將宏王畧獯虜間釁

剝司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

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幽州之騎

冀州之弓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時屠謂誅殺其人

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

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揚州之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

遂傳

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眾仲曰

肱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

以為族也公羊傳曰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温言狐射姑續鞠居狐氏陽氏先處之誅處父之後在晉

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詩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之子毛之子之生立績宋皇詩

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拳猛沈毅温敏肅良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

武曰田光先生者孫子曰貞人在冬則如彼竹栢負雪懷霜松竹在火則玉英

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駮衡駮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

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駮之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如彼駢駟配服駮衡

曰駮右曰駮四馬曰駮周易曰師出以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律失律凶也廣

法也母丘儉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埃在幽州

詩曰芒山邈悠漢書王恢曰轄路無歸轄車相望又高祖野有委骸度曰轄與楷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尸原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

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憬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紫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扃金謂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料敵

厭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邊矣獯虜乘

障犯威尚書王曰湯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

霜鎬高翬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

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

曰游鷓高翬薛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入我河縣俘我

王官迭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

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矣卒無半菽馬實拮巨項漢書

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

圍者拮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街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

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

窮而通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

奪心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栝賁父殞

節魯人是志沂督効貞晉策攸記賁父沂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口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疏爵紀

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

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琬玉說文曰

璿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 隨踵而立者人之

薄也 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

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 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鄧曄謂鄭敬曰子從

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

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 錙銖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

矣 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 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

歸津 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

景游豫躡餘蹤尚書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左氏傳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 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 井曰弗任藜藿不給 列女傳曰

之妻謂其夫曰親探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禮記曰事親

井曰不擇妻而娶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禮記曰事親

左右就養無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孫盛晉陽秋曰

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粥南蔬為供魚叔之祭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絢劬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

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鄭步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酒德頌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志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

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也 豈伊時遘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秦龍之

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廉深簡潔貞夷粹

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 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

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畏榮

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 人之秉彜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慕母遂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

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 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

高蹈獨善

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

則兼善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亦適莊子曰夫樂有道心

天下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

廣雅曰葺覆也

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紆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尚書曰克勤

家史記原憲曰若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

憲貧也非病也 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

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攝懼登

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

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賦曰韓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謂天蓋高胡俟言斯義

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 履

信曷憑思順何寘

周易曰履信思順 年在身身疾維疴

若吉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 視死如歸臨凶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僚向也禮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

禮記

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

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

足

禮記孔子曰斂手足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方曰謂賻喪家補助

不

形還葬而無棹稱其財斯之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化而生又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日者其出入不遠

非駕毛萇詩傳曰其為人也多暇念昔宴私舉觴相誨弟備言燕私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眾速尤迥風先

蹙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淺為尤悔深作

必先矣雨隧則概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

以陵人故以相誠也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

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躬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文五十七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照車去魏聯城辭

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皇帝痛

掖殿之既閒悼泉途之已宮埤蒼曰閒靖也風俗通曰

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

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肅雍揆景陟岵爰

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

之傷家凝霄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

覆世喪母儀鄭女禮記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

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天子用八其

辭曰

亥丘烟因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文五十七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浴於方丘之水有女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合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高唐溧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

山之陽高丘之阻旦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

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望青方娥瞻

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

處麗締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締為綌又曰于

脩詩賁道稱圖照言賁美也

翼訓媿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

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

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 綢繆史

館容與經闡史三史經六經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國風豕豕易豕豕游藝

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怛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

踏左氏傳曰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

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媛也敬勤

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

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女鳥遺郊城女簡狄

皇笱璿左而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式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笱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文五十七 二十上 一節重刊曹翁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聯跗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

侵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八頌肩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

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滲漉喻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勒面績總安車馭面

駟馬總比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

謂幘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服褕狄闕狄

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

者也說文曰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

衽衣衿也

漢武李夫人賦曰閼瑤光之密陛宮虛梁之餘陰又袁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

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惟軒夕改駟輅晨遷

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駟蒼頡篇曰駟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甸靈衣虛

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

連網之巾見餘軸匣有遺紉嗚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晚猶庭樹驚芳中帷響

金釭暖芳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暖不明也純

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

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莫報怨

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茫昧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

哉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

階撤兩奠庭引雙奏之室棺樽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

輶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女曰屬著也引所以維慕

維愛日子日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身爾子末與世辭兩柩路引雙輶爾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

旋載容衣書曰根車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

而賜之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城曲重門也閩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河南郡境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

宮閣銘曰洛陽城闐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上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姚晨輶於解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

車如淳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

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極以輶車以

二四 王重川

輜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輜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瓚說是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山庭**

寢日隧路抽陰 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重扃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于壤**

末散靈魄於天濤 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 **響音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 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與緒帛緒也思夕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 **俄龍輜兮門側嗟俟**

時兮將升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輶喪車也 **嫂姪兮**

悼惶慈姑兮垂矜 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 **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

兮撫膺 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眾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歧予望之 **今奈**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 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 **盡余**

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 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 禮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餞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悽切**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髣髴徒髮兮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髣髴徒髮兮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

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

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隧已見上文委

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

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夫人卒悲感是乎非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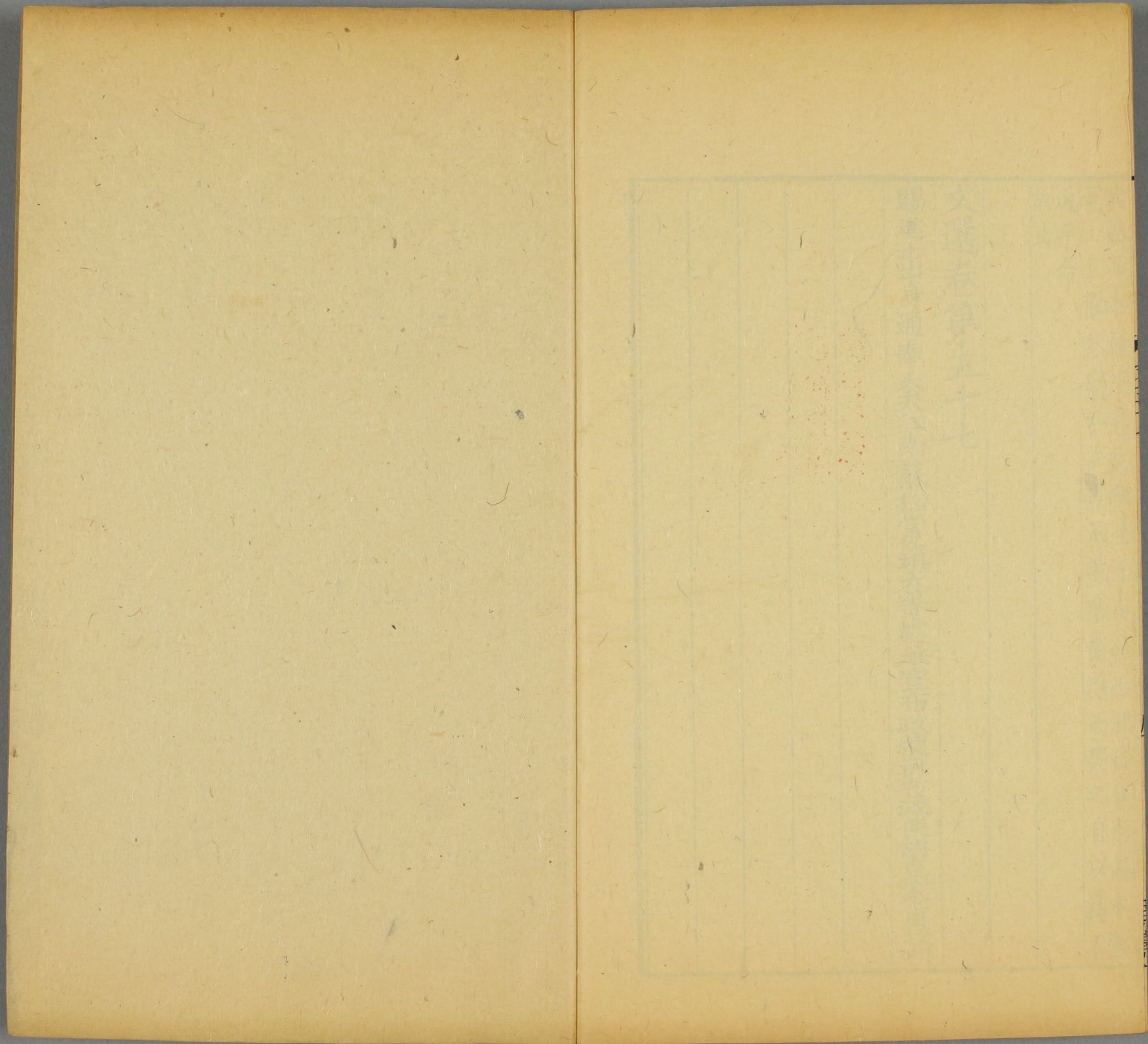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敷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
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十九